

袖珍诗丛

XIUZHENSHICONG

第一辑

年轻的心

高伐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轻的心

高伐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轻的心

高伐林

责任编辑：弘 征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张，1 印数，1——11,800

统一书号，10109·1622 定价，0.20元

《袖珍诗丛·青年诗辑》序

贺敬之

湖南人民出版社编选一套《袖珍诗丛》，第一辑为《青年诗辑》，嘱我一定写个序言，说是对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的青年诗人的鼓励。鼓励我是不敢当的，因为我自己写得不多，且又不好；近年来，因工作繁忙，更是几乎没有动笔。但是把青年诗人与为人民服务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说法，却深深地打动了。我自己也从青年时代过来，我感谢党和老一辈作家在我还不谙世事的少年时代就以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铸造了我的人生信念。

十年动乱，林彪、江青一伙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粉碎“四人帮”后，青年诗人们给我国诗歌发展创造了新成就、新经验，毫无疑问，主流是好的。但与此同时，的确也有少数人以脱离人民为时髦。当看到有些有才能的青年竟真的以脱离时代与人民生活为创作主旨，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不禁深

深为之惋惜。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真正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客观价值的作品，很少有不反映时代风貌，不与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息息相关的。才华是很脆弱的东西，它只有在为人民歌唱中才能春青永驻。

现在在这里，我仍然写了以上这样几句可能被某些人讥为老生常谈的话。

我祝愿年轻一代的诗人，在我们伟大新时代的召唤下，加强思想锻炼，深入人民生活，钻研艺术技巧，比老一代取得更大的成绩；更祝愿他们在“走中国自己的路”为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新局面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目 录

黄.....	(2)
红.....	(4)
蓝.....	(6)
回声.....	(8)
灰沙，灰沙.....	(10)
请求.....	(12)
我歌唱年轻的心.....	(15)
生命.....	(17)
新窗前的遐想.....	(19)
一位盲人说.....	(21)
星星没有陨落.....	(23)
大雄宝殿的壁画.....	(27)
笼中鸟.....	(28)
溜冰断想.....	(32)
上海：从暮色到曙色.....	(34)
集后.....周良沛	(37)

黄

——葛洲坝抒情之一

浑黄，浑黄，
象我们肤色一样泛黄的波浪，
卷过毛边纸一样发黄的河床……
浑黄的风狠劲抽打漩涡
那浑黄的陀螺，
浑黄的涛声在伸手够得着的夹壁
撞得发烫……

浑黄，浑黄，
这江里流泻的，
是灿然的稻穗与麦粒么？
是飘零的枯叶、斑驳的铁锈么？
似乎又把永远不会风化剥蚀的
浑黄的琉璃瓦与传说
淤塞在我的胸膛……

我望呀，望呀，
在浑黄的世界头晕目眩了……
跟前忽然一亮：
——浑黄的水与沙，
正与水泥一起搅拌，

在改变自己的形象，

也蕴蓄着

改变世界的力量……

红

——葛洲坝抒情之二

红，受过褻渎与侮辱的红，
这个音节，多么雄浑又多么沉重！
象防浪的水泥铸体，
象门吊巨大的钩，
象工地火车的汽笛，
象钟！

当红色，从袖章与“忠字牌”
回到真正的生活之中，
归还给踏勘的红铅笔，
 施工的三角旗，
归还给满山接踵而来的
 杜鹃花、石榴和柑桔，
归还给姑娘安全帽下的蝴蝶结，
 小伙子驾驶室随时换上的丹
 枫，
归还给来不及油漆的门窗上的“囍”
 字，
归还给庆功会上的葡萄酒和灯笼……

红呵，红呵，

属于火，属于朝阳，
属于军号长长的流苏，
属于建设者热血的红呵，
你该是多么光荣！

蓝

——葛洲坝抒情之三

受天空与大海的派遣，
向葛洲坝船闸开来了
第一艘蔚蓝色的船。

是江鸥，还是云烟？
它的头顶，好似有一角淡蓝的手帕，
在摇曳、飘展……
南津关的深峡里追出一阵送行的展
风，
于是，大坝上下所有眼睛里，
从不眠之夜升起的红云
都被吹散……

开来了，开来了，
它一定有湛蓝的主机，
湛蓝的螺旋桨，湛蓝的甲板。
(它的前身是湛蓝的帆)
此时，锣鼓齐鸣，鞭炮喧天，
深沉的宁静，却象蓝莹莹的潮水
拍抚我的心坎……

这一瞬间，我决定：
不再把憧憬和梦称作玫瑰色与纯金
色，
我应该称它——晶蓝！

回 声

——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小站上 夜。车窗内外

世界与我的思绪晃晃悠悠地打盹。

列车喘息着在东北小站停下，

挤进几个人，拎着轴承与齿轮。

对话的碎屑飘呵，飘呵，

有几星落到我意识的底层：

——葛洲坝……

——洪水……

——危急万分……

车厢突然弯曲成拱形，扩展成天穹，

阳光，一大把刺眼的玻璃渣，

在浪花上排列出各种不祥的花纹！

人群。人群。人群……

大坝举着我飞升，

我曳引着大坝飞升，

疯狂跳起的一个个浪头，

咬不着我的脚跟！

汽笛长鸣。

列车启动。

夜呀，夜呀，从错觉中恢复，
重新抵紧了车窗，
宁静又深沉……

但是，夜已经不是刚才的夜了，
就着车厢里柠檬水似的灯光，
我写下这首诗。
让这只洁白的鸽子，
飞行万里吧，去找葛洲坝的坝顶
也许它不能象传说里那样，
衔去一根橄榄枝——葱翠的喜讯
至少，它能带去抗洪搏斗
在祖国远远的一角溅起的回声……

灰沙，灰沙……

灰沙，灰沙……

刚与车城相逢，你给我发灰的脸颊：

灰黄的山影落进灰褐的河水，

灰绿的松苗抖开灰紫的早霞，

连旭日与窗户也是灰白的，

仿佛挟带着令人郁闷的嘈杂……

这儿，生活是灰色的吗？

这儿，心灵是灰色的吗？

不！晨曦中，谁在回答？

——有的城市象珠光宝气的贵妇，

在夜空下慵懒地徜徉；

有的城市象天真未凿的少女，

用嫩碧的雨丝裹一层轻纱；

而我们的车城是血气方刚的小伙，

风尘仆仆，坚韧中透出奋发！

也许推土机是灰色的

但有了它，这儿的大地就不会凝滞；

也许脚手架是灰色的，

但有了它，这儿的天宇就不会僵化！

啊！迎面开来一辆又一辆豆青色的卡

车

是一声声车笛在回答

是的，是的，

在群山灰蒙蒙的镜框之中

我分明看见了建设者按照自己的心绘

出——五彩缤纷的巨画！

请 求

接待员同志，请讲一讲——人

我不是来签订合同的采购员
也不是来实习的工学院学生
不必向我介绍发动机的规格性能
或者铸钢的金相结构、化学成分
那些离我，比楔形文字和天狼星更远！
我不懂，也不想过问

接待员同志，请讲一讲——人

我是诗人。人，是诗的出发点和归宿
是一切设备、工艺与产品的灵魂！
但是，请不要复述提级或评比时的鉴定

不要背诵档案里的履历与审查结论
更不要给我一串象里程表一样确定不移的数字：

——党团员比例、犯罪率和收入构成

.....

接待员同志，请讲一讲——人